

Human-Centered "Identity Performativity" -----Take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as an Example

Yi P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identity performativity;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Abstract: Immigrants liv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will have to face the situation of re-positioning and re-understanding themsel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dentity is no longer single and unchanged, but gradually become more autonomous and compatible. Through close reading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by Gish Jen, an American-Chinese writer, and on the basis of Judith Butler's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ntity performativity carried out by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when seeking for their identity, and emphasizes the autonomy and hybrid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以人为中心的“身份操演” ——以《莫娜在应许之地》为例

易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四川，中国

关键词: 文化身份；操演理论；身份操演；《莫娜在应许之地》

中文摘要: 生活在异质文化中的移民，都会面临着重新定位、重新认识自己的局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自我身份认同不再是单一的，而是逐渐变得更加自我化和兼容性。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以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的《莫娜在应许之地》为例，借助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分析第二代华裔移民子女在寻求身份认同时对自我身份进行的“身份操演”，强调文化身份认同的自主性和杂糅性。

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位生活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移民，或多或少都面临着重新定位，重新认识自己的局面，对自我身份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因为身份“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利的不断‘嬉戏’”。¹在《莫娜在应许之地》中，作为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裔移民，他们不再执着于自身族裔性，似乎更喜欢身份的不纯粹性，杂糅各种文化于一身；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宗教信仰，更成为自我身份的操演者。华裔、美国人、天主教徒、犹太人这几种身份在他们身上如万花筒般任意组合、变化无穷，他们用“操演”来证明少数族裔的身份呈现出混杂性、可变性和开放式状态的同时又充满着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张力和冲突。

2. 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

尽管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常用于女性主义和性属研究，但在当今全球多元化的时代，其理论也为族裔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巴特勒的“操演是行为”这一结论是借鉴约翰·L. 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言语除了可以对事情描写、叙述之外，还可以是对事情的“操演”。也就是说，通常人们在用言语表达某些事情的时候，同时也正在“做”那些语言所

表达的内容。所谓“言出必行”就说明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他将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分为两大类：证实性言语(constative utterance)和操演性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证实性言语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当前现状，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言语的描述而做出是非判断。而操演性言语是指人们在进行说话这一行为动作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在做所说的内容，“以言行事”就是最好的解释。在巴特勒看来，“操演”和“表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的理论有些摇摆不定，有时候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我现在认为这两者一直是互有关联，而且是彼此错落出现的。”²在《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中，巴特勒才将“操演”统一为“performativity”，并指出“表演”和“操演”作为一种有界限(bounded)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表演”其实就是对隐晦的、未被察觉的、不可表演之物的掩饰，除非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否认；而操演是由规范的复现构成，而这些规范超出了表演者，并由此不能被视为表演者“意愿”或“选择”的虚构物(fabrication)；³“操演”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先在的身份，可以作一项行动或属性的衡量依据”。⁴因此，“表演”预设了一个“表演者”，一个行动的主体；而“操演”没有“操演者”，更多的是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巴特勒强调戏剧性(theatrical)是操演的重要特性之一，操演和戏剧的表演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有扮装和表达的意义；因此，操演过程中的各种表达事实上就是一种戏剧性的表演。不仅如此，二者还有着相似的结果——虚幻性和非自然性。这种虚幻性、非自然性具有一种“掩饰的功能”——“隐藏或掩饰了为其所重复的惯习(convention)它外表上的戏剧性(theatricality)仅限于对其历史性(historicity)的掩饰（反过来说，由于全面揭示其历史性是不可能的，它的戏剧性获得了某种无可避免性）”。⁵巴特勒赞同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也强调操演的戏剧性。因此，她在论述性别及性别身份时，用“操演”来表明，性别和性别身份实际上都是一种“做”并带有戏剧性的变化。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少数族裔或族群同样可以根据自己或族群的意愿和需求行事，对主流社会所界定的少数族裔身份进行修改、戏仿，甚至对抗；通过不断地操演，建构或重构自我文化身份。

3. 姐姐凯丽的华裔身份操演

在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笼罩下，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处于劣势，其少数族裔身份是由主流文化根据其社会统治的需要而炮制。毫无疑问，少数族裔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的影响，少数族裔的行为需按照社会主流文化的“规范”“做”，方才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然而，在《莫娜在应许之地》，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少数族裔们上演了一场“身份操演”的盛宴，不仅否定了身份是建立在本质特征之上的说法，而是证明了身份是建立在特定文化上的一种戏剧性的表演。

张家一直都是住在白人为主的社区，然而在白人眼里他们是华裔，是局外人。张家长女凯丽温顺安静，学习刻苦，常常到父母的店里帮忙或者在家帮着母亲做家务，是公认的乖乖女。然而父母的“移民”身份和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使她倍感压抑，对自己的华裔身份很不喜欢，因为华裔身份带给她很多不愉快的经历，甚至是一种心灵创伤。小时候，全家去给他们喜欢的棒球队纽约扬基队加油时，却在遭到了白人球迷的谩骂，甚至叫他们滚回洗衣店去；社区里的小孩常常在街上向她和妹妹莫娜扔苹果和其他杂物，还骂她们睁不开眼。（对华裔相貌特征的一种歧视。华人单眼皮、小眼睛的眼睛形状一贯被当作异族的体貌性特征，哑语里的“中国人”一词，就是对细长眼的比划。）在学校里，凯丽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却得不到同学的喜爱，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一次考试中被数学老师戏谑地扯了胸罩背带，对这一侮辱性的行为她却没有任何反抗或抗议，只是迅速做完试卷，默默地离开了教室。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意识逐渐形成，往往会在青少年后期或成年早期，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会不自觉地萌发种族意识或族群意识，他们在感觉被主流文化拒之门外之后，常常盼望通过与家庭或同族群成员的交往获得本族群的认可，并族裔文化取得联系。⁶因此，“对于出生在美国的亚裔而言，他们在拉开与自己母体文化之间距离的一段时间后，会对自身的亚洲文化

传统产生一种新的浓厚的兴趣。”⁷ 曾经不喜欢自己华裔身份的第二代华人移民的后代，在自身华裔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以及同龄朋友非洲裔室友娜奥米的影响下，从排斥华裔身份转变为主动选择“做华裔”，尝试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穿棉袄和布鞋、吃泡饭、喝中国茶，学习太极拳、去上学，甚至连自己的英文名字 Callie 都改成了中文的“凯兰”。对凯丽而言，她是在想象中建构自己的身份，华裔身份成为她寻求精神寄托的家园，她按照她认定的华裔“规范”在“做”，实际上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操演”。

4. 妹妹莫娜的多重身份操演

如果说，凯丽的身份操演是安静的、自我的，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现；那么，妹妹莫娜的身份操演是炫耀的、变化多端且带有明显的表演性的。莫娜在上八年级的时候跟随全家搬迁到富足的犹太社区，虽然和姐姐一样在原来的社区里由于华裔身份有过不愉快经历，但在犹太社区斯卡谢尔只有他们一家是华裔，她独特的华裔身份给同龄人带来了新鲜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自诩为中国人的代表和中国文化的“专家”。在朋友家试吃中国菜，还大讲特讲“生吃猴脑”、“中国人靠喝茶怀孕”。⁸ 实际上，拉尔夫一家一直远离华人社区，即使生活十分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住唐人街，四十年代来到美国之后从来没有回过中国，凯丽姐妹对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关于中国，她们只是从父母日常生活的闲谈中获得了破碎的、片段式的“故国”印象，她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仅限于父母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莫娜从未置疑过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当新来的插班生日本裔谢尔曼·松本与她探讨身份问题时，她笃定地回答：“任何出生在这里的人都是美国人，当然包括那些转变的人。你也可以转变成美国人。”⁹ 并且煞有介事地告诉谢尔曼只要熟知美国的语言和某些习俗就可以转变成美国人。然而，莫娜自己却在周遭同龄人的影响下，放弃了对天主教的信仰，改信犹太教，她随犹太裔朋友参加祭祀活动，接受犹太裔的生活习俗，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新犹太人”；拉比霍洛维茨教导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拉比，直接和上帝对话，而不像天主教那样，只能规规矩矩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借助牧师才能与上帝交流。拉比所说的一切正是她所思她所想，青春期的莫娜渴望自由，想自主地拥有对生活选择权和掌控权。莫娜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下，又深受社区文化、学校教育和周围朋友的影响，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异文化元素与来自家庭内部的文化传承相互冲突、磨合，最终杂糅在一起产生了新的身份——“天主教华裔犹太人”，还将自己的张姓与犹太姓结合，创造了新的姓氏“张格维茨”。在她看来，“美国就意味着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只是碰巧选择做犹太人而已。”¹⁰ 莫娜对犹太教的认识实际上是她对自我身份认识的一次飞跃，充分展现了“操演”理论中的“规范”、“做”以及“以言行事”等特质。“我学到了不断追问，而不是简单地服从，这是犹太教的关键所在。你在明白了节日的含义和意义、了解了所有的仪式和规则之后，你就知道你是谁了，也就不会浪费时间去成为什么盎格鲁-萨克逊人，也就没什么值得抱怨的了。你会认识到事实上你就是一个少数族裔。”¹¹ 莫娜这种不认先祖、成为犹太人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使父亲拉尔夫和母亲海伦无法接受，莫娜在父母的责骂下离家出走去找姐姐凯丽。趁姐姐外出调研不在学校之际，莫娜又开始了另一种身份的转变——以姐姐的身份出入校园。由此可见，莫娜最初对自我华裔身份的操演是片面的、张扬的，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猎奇的心态，带有希望被人关注的表演欲；而随后对宗教、族裔身份的操演是经过思考的行为体现，是“重复”与“引用”，是“以言行事”。

5. 结语

在《莫娜在应许之地》中，任璧莲阐释了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对族裔性和身份认同新的看法和见解——身份认同的杂糅性和不确定性，游走于各种族裔文化之间，随心所欲地改变对宗教的信仰，自我“操演”身份的认同。他们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一成不变的，他们在

自我寻求中不断地刷新对身份的认识，进行着身份的操演，体现了多元文化下少数族裔身份的混杂性、可变性和试验性。在莫娜眼里，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从出生就是美国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莫娜处处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族裔性。在莫娜对文化身份的追寻中，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一览无遗。在她身上，兼收并用地吸收了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犹太文化、黑人文化以及日本文化，莫娜在保留自己的族裔性的同时，又选择地与其他文化融合，多种文化互为共存，身份的认同也就随之显示了流变性与兼容性。作为二十世纪末华裔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任璧莲的小说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打破了按种族、性别、文化和国籍分类的文学模式的定型化，把界定个人身份的权利从种族、文化和政治等公众领域移交到了个人手里，将人置于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的中心位置。

致谢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课题《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作品研究》(SCWY17-27)的成果之一。

Reference:

- [1] Gang Luo, Xiangyu Liu,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211.
- [2]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p19.
- [3]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p233.
- [4]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p185.
- [5]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p14.
- [6] Lucy Tse, "Finding a Place to Be: Ethnic Identity Explor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Adolescents*, 1999(34), p.137.
- [7] King-Kok Cheung, "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King-Kok Cheung,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7, p.7.
- [8]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p.5.
- [9] Ibid, , p.14.
- [10] Ibid, p.40.
- [11] Ibid, p.137.